

# 西域出土的早期星宿占卜文献<sup>\*</sup>

周利群

北京外国语大学亚非学院,英国剑桥李约瑟研究所

星宿占卜,<sup>①</sup>广义称星占,是依据天体位置和运动进行的占卜;狭义称宿占,是依据星宿值日的纪日方式进行的占卜。星占是古代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科技社会语境下的“神秘知识”。早期<sup>②</sup>星宿占卜知识在古代亚洲社会,一度属于统治者控制的专门天学知识,在印度、中国都曾作为知识分子独门绝技的表征。从印度传入中国的早期佛经文献中,狭义的星宿占卜即宿占具有一席之地。较之流行到现代的行星占卜(古代称曜),使用黄道坐标二十八(七)宿的宿占属于技术含量略低、时代略早的占卜体系。此类文献中的占卜内容,不仅契合汉地人们的希冀与恐惧,也在中亚地区获得欢迎,甚至衍生了新的创作。

前辈学者以善波周、薮内清、矢野道雄、麦文彪等,在早期宿占文献上着力较多。比如矢野道雄的《星占的文化交流史》<sup>③</sup>一书构架古代世界星占交流的框架,麦文彪《从印度到中亚的佛教天文学:中亚的联系》<sup>④</sup>一文细化中亚丝路上佛教天文学的科技传播历史图景。本文进一步聚焦星宿占卜文献,整理西域丝路沿线出土的佛教或世俗文献。

## 一、《虎耳譬喻经》中亚本

《虎耳譬喻经》中亚本主要包括藏于牛津大学包德雷恩图书馆(Bodleian Library)、圣彼得堡东方写本研究所、大英图书馆的梵文写本。<sup>⑤</sup>

---

\* 基金项目:2016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佛经《虎耳譬喻经》梵藏汉文献整理与研究”(项目号16YJC730008)。

① 《旧唐书》卷四三《职官二》述司天台职掌有云:“太史令掌观察天文,稽定历数。凡日月星辰之变,风云气色之异,率其属而占候之。”据这一说法,则“占候”类占卜包括有占日月星辰以及占风(所谓“风角”)、占云气等。邓文宽、黄正建等学者皆采用此定义及分类方式。考虑到星宿占卜多半依据月亮在星宿的位置,并无特别的变化,故而本文中不适用传统的包含星占的“占候”定义及分类方式。本文的星宿占卜,乃是指依据宿值纪日的占卜。

② 本文中的早期,指公元7世纪前,囊括了本文列举的所有文献的时间。

③ 矢野道雄:《星占いの文化交流史》,劲草书房,2004年。

④ Bill M. Mak, The Transmission of Buddhist Astral Science from India to East Asia — The Central Asian Connections, *Historia Scientiarum*, 24-2, 2015.

⑤ 《虎耳譬喻经》也出现在吐鲁番探险队带回的回鹘文本中,目前藏于柏林,因其残片内容不涉及星占部分,本文不写入正文中。1996年,莫埃(Maue)根据精校本进行了释读和比较,发现Mz616是《虎耳譬喻经》的最后部分,是关于大婆罗门愿意将女儿嫁给旃陀罗国王的儿子虎耳的故事。这一部分在各个梵文残片中尚未发现。根据回鹘文献的年代推测,此《虎耳经》回鹘文本多半是10世纪以后的作品。Turfansammlung (BBAW) Maue, 1996; Mz616 (T II S 20) Maue, Dieter. *Altürkische Handschriften. Teil 1: Dokumente in Brahmi und tibetischer Schrift*. VOHD 13, 10. Stuttgart: Franz Steiner Verlag(1996); Nr.19, pp.76-80. Facsimiles: plate 55.

《虎耳譬喻经》<sup>⑥</sup>写本是藏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的一个梵文残本,首尾的譬喻故事框架部分已经残缺,只剩其中的宿占知识部分。这一组残片为纸质,长约 18 厘米,右端残缺,上书 4 世纪左右丝路北道婆罗谜字体。目前所见共有 22 个贝叶,皆有正反面。前面大部分贝叶,每页 8 行,字体清楚,书写统一。后面部分字体逐渐潦草,行数也最多到 11 行。首尾有残,行内亦常有墨迹漫灭不清之处。该本是目前发现的《虎耳譬喻经》诸梵本中最早的文本。与 17 世纪后的梵文精校本及 9 世纪左右的藏文版对照,发现其中很多读法是最早的形式。

释读与研究圣彼得堡藏《虎耳譬喻经》最早在 1990 年。学者 G.M. 榜迦德-列文 (Gregory M. Bongard-Levin) 与玛格丽塔·I. 沃罗比耶娃-吉斯雅托夫斯卡雅 (Margarita I. Vorobyova-Desyatovskaya) 共同在莫斯科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中亚发现的古印度文书第 2 辑》(古代东方文献 73, 佛教文库 34)。<sup>⑦</sup> 书中首次刊布了圣彼得堡藏《虎耳譬喻经》写本的内容,并且在转写的前面加上了霍恩勒教授的转写,因为他们认定牛津大学包德雷恩图书馆所藏的那部分梵本<sup>⑧</sup>正是俄藏本的前面一部分。霍恩勒转写了写本的一部分,第 13 个贝叶到第 15 个贝叶,俄藏本从 16a 开始编号,一直到 36b,转写了比较清晰的 21 个贝叶。他们还做了一些研究。由于研究部分用俄语写成,转写又没有参照 1954 年版穆阔 (Mukhopadhyaya) 的精校本,<sup>⑨</sup>引用这份文献的人非常少。

补充一下霍恩勒教授对《虎耳譬喻经》的转写情况。1893 年霍恩勒教授介绍了韦伯 (Weber) 教授新得的来自新疆 Kugiar<sup>⑩</sup> 的梵语写本情况,<sup>⑪</sup>其中第一部分是关于二十八星宿的文献。此时距考埃尔 (Edward Byles Cowell) 与尼尔 (Robert Alexander Neil) 出版《天譬喻经》<sup>⑫</sup>已经有七年,但是显然霍恩勒没有仔细研究这本书,以至于他未能识别出第一部分正是《天譬喻经》的第 33 个故事《虎耳譬喻经》,当时考埃尔与尼尔把这部经作为《天譬喻经》文本的第一个附录。霍恩勒教授具有梵文写本的丰富经验,转写准确率非常高。他转写的 13r~15v 对应《虎耳经》穆阔梵文精校本中的 M46.9~52.5,粗略估计 7r~12v 等于 M 的 12 页,大概可以推到 M.34 的内容。现在这部分写本藏在牛津大学包德雷恩图书馆。根据霍恩勒的描述,写本来自中国西域,具体是在今新疆南部的柯克亚,纸质,长约 18 厘米,右端残缺,目前所见共有 9 个贝叶,ff. 7-15,皆有正反面,每页 8 行。字体由霍恩勒断

⑥ Tensho Miyazaki, Jundo Nagashima and Zhou Liqun, "The Śārdūlakarṇāvadāna from Central Asia," in: *Buddhist Manuscripts from Central Asia: The St. Petersburg Sanskrit Fragments*, ed. Seishi Karashima et al., vol. 1, 2015, Tokyo: The Institute of Oriental Manuscripts of The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St. Petersburg, and Th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for Advanced Buddhology at Soka University.

⑦ G. M. Bongard-Levin and Margarita I. Vorobyova-Desyatovskaya, *Pamjatniki Indijskoj Pis'mennosti iz Tsentral'noj Azii*, vypusk 2, Moskva: Nauka (Pamjatniki Pis'mennosti Vostoka LXXIII, 2; Bibliotheca Buddhica 34).

⑧ Part one, 1091(1-8)-MS. Sansk.e.23(P), The Weber MSS., p.111, Catalogue of Sanskrit Manuscripts in the Bodleian Library, vol.2, begun by Moriz Winternitz; continued and completed by Arthur Berriedale Keith; with a preface by E.W.B. Nicholson.

⑨ Mukhopadhyaya, Sujit kumar ed., *The Śārdūlakarṇāvadāna*, Santiniketan 1954; Viśvabharati.

⑩ Kugiar 又称 Kakyar, 叶城附近昆仑山上的卡伦, 清代称库库雅尔, 今称柯克亚。

⑪ A. F. Rudolf, Hoernle, *The Weber MSS — Another collection of ancient manuscripts from Central Asia*, Journal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 Part 1. History, Literature, &c., 1893, No.1.

⑫ Cowell, Edward Byles. & Neil, Robert Alexander., *The Divyāvadāna: A Collection of Early Buddhist Legends*, Cambridge 1886; The University Press, pp. 611-655.

定为西北笈多变体(North-Western Gupta Variety),但是又混同于他所说的中亚城体(Central Asian Nāgarī)。

圣彼得堡藏《虎耳譬喻经》梵本的价值,在于其对尼泊尔梵文精校本的修订。从字体上来判断,《虎耳经》的中亚梵文残本是公元4世纪左右的作品。从完整程度上来统计,在《虎耳经》众现存版本中,它是包含宿占内容的全本中第二古老的作品。与不早于17世纪的尼泊尔梵文精校本相比,早了一千多年。中亚梵文残本就如同尼泊尔梵文精校本的远亲,有共同的基因——《虎耳经》,流淌着共同的血液——故事与宿占知识。从19世纪末发现至今,中亚梵文残本很少被人使用在研究中。

2009年辛嶋静志教授主编的《大英博物馆藏梵本》<sup>⑬</sup>出版,其中有两个残片由辛嶋教授释读出来是《虎耳譬喻经》的两页残片。Or.15010/6这一页残片,纸质,长约20厘米,左边有一个穿绳孔,正反两面都有书写。编者称字体为Turkestan Gupta Type,每页6行,两端无残,内容上正反相续,唯正面穿孔洞下方位置有月牙形残破,两行受损。对应M32.14~34.3,内容在俄藏本和牛津大学梵本前,属于故事部分。Or.15010/20这一页残片,纸质,长约14厘米,有一个穿绳孔残留,旁边有一墨色圆圈,似专为穿绳而作。正反两面皆有书写,字体编者称为E.S.T.Br.,每页9行,两端残缺严重,内容上正反相续。对应M148.7~150.21,内容在俄藏本之后,没有汉译对应材料,可能为后期插入原文本的占卜内容。

《虎耳譬喻经》中亚梵本<sup>⑭</sup>的星宿占卜内容丰富,包含如下内容:星宿世系、星宿的特征、星宿与月的三种瑜伽、七曜、日夜的增减、时间度量单位、牟呼栗多名称、与漏刻法有关的时间度量单位、体积和长度单位、重量单位、宿日生人的命运、宿日所建城市、星宿分野、宿日夏季最后一个月降雨、宿日月蚀、宿日宜与不宜之事、七曜周天数法、星宿的分区、每月十五日各时分的名称、宿日发生地震、宿日疾病的消除、宿日牢狱的解脱、宿日诞生。

## 二、《虎耳譬喻经》敦煌汉译本

最先发现《虎耳譬喻经》敦煌汉译本的是邓文宽,他在《文物》2000年第1期发表了题为《跋两篇敦煌佛教天文学文献》的文章。

根据经录和现代学者研究,现存于《大正藏》的《虎耳经》汉译传世本有如下两个:

1. 《大正藏》21卷399—410页,1300号《摩登伽经》二卷,竺律炎、支谦译。
2. 《大正藏》21卷410—420页,1301号《舍头谏太子二十八宿经》(一名《虎耳经》)一卷,竺法护译。

诸多汉译版本大多是短篇故事,并不包含星宿占卜内容,除了《舍头谏太子二十八宿

<sup>⑬</sup> The Manuscript of the Śārdūlakarṇāvadāna Kept at British Library: Or.15010/6, 20. Karashima Seishi, "The Sanskrit Fragments Or.15010 in the Hoernle Collection," in: *Buddhist Manuscripts from Central Asia: The British Library Sanskrit Fragments*, ed. Seishi Karashima et al., vol. 2, 2009, Tokyo: Th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for Advanced Buddhology at Soka University.

<sup>⑭</sup> 《虎耳譬喻经》中亚梵本保存比较完整,大约有30个贝叶,限于本文的篇幅,暂不列出。

经》与《摩登伽经》。《舍头谏太子二十八宿经》只有一卷,内容远少于两卷本或分为三卷本的《摩登伽经》<sup>⑮</sup>。若译者记录无误,从译者年代上来讲,《摩登伽经》为支谦、竺律炎共译,《舍头谏太子二十八宿经》为竺法护译,支谦要早于竺法护时期几十年。<sup>⑯</sup>

经邓文宽查对,大英博物馆东方写本部的斯坦因藏品 S.3374 为《摩登伽经》的部分,相当于传世本《大正藏》版本的 21 卷 399—410 页。写本首尾均残,现存文字系原经中间部位的一部分,约占传世本《摩登伽经》的 28%。大英博物馆东方写本部的斯坦因藏品 S.6024、S.1648 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的 9x005 II,连缀起来相当于传世本《舍头谏太子二十八宿经》篇幅的 30%。

《虎耳譬喻经》汉译本的星宿占卜内容丰富。其中《摩登伽经》S.1648 残本包含如下内容:星宿世系、星宿的特征、星宿与月的三种瑜伽、七曜、宿日生人的命运、宿日所建城市、宿日夏季最后一个月降雨、宿日月蚀、吉祥痣。

《舍头谏太子二十八宿经》残本 S.6024、S.1648<sup>⑰</sup> 包含如下内容:星宿世系、星宿的特征、星宿与月的三种瑜伽、日夜的增减、时间度量单位、牟呼栗多名称、与漏刻法有关的时间度量单位、体积和长度单位、重量单位、宿日生人的命运。

### 三、《乙巳占》月食二十八宿占残文(P.2536V)

黄正建在《敦煌占卜文书与唐五代占卜研究》中判定,P.2536V<sup>⑱</sup> 是李淳风《乙巳占》残本。《乙巳占》自《新唐志》著录以后,代有著录,但清乾隆年间采访遗书时已不得见,光绪时始有刻本行世,且无异本可校。P.2536V 号文书首残尾全,存 28 行。文书在宿占结束后有“月食在中外官占第十八”的标题,末尾写“同光貳年甲申岁”,表明该本抄写于公元 924 年。通过两文本中“月入太微”<sup>⑲</sup> 占辞比较,黄正建判断本卷或即《乙巳占》中的一部分,仅篇目和序号不同。写本为“月食在中外官占第十八”,而传世本《乙巳占》写“月蚀五星及列宿中外官占第十四”。按《乙巳占》的篇目,《玉海》引《书目》说是“序云五十卷,令合为十卷”。后人不信此说,但从本卷的“第十八”到传世本的“第十四”,存在合并的可能,且“中外官占”之前加了“五星及列宿”,也应是合并下来的痕迹。《敦煌宝藏》定其名为《星占书》是不确切的。邓文宽在《敦煌天文气象占写本概述》中,判断 P.2536V 与《乙巳占》有共

⑮ 三卷本的说法,参照经录记载与敦煌出土的《摩登伽经》三卷本残卷,邓文宽《跋两篇敦煌佛教天文学文献》,《文物》2000 年第 1 期,第 87 页。

⑯ 关于《摩登伽经》是否为支谦所译,众说纷纭,存疑。

⑰ 鉴于文章篇幅,汉译《虎耳譬喻经》文本无法全部引用,仅列举星宿占卜的经文内容,不涉星宿占卜的部分经文内容在本文中不列出。俄藏 Дх0059 笔者手头暂时没有。

⑱ P.2536 反面是二十八宿占卜内容,正面是范宁的《春秋谷梁传集解》。国际敦煌项目对此文本内容的断定是,“月食在中外官占第十八”,判定的文献来源是《宋书·天文志》,参 [http://idp.bl.uk/database/oo\\_scroll\\_h.a4d?uid=24215242811;recnum=59642;index=5](http://idp.bl.uk/database/oo_scroll_h.a4d?uid=24215242811;recnum=59642;index=5)。

⑲ 月入太微中。若流[星]从横经行大微中者,主弱臣强,诸侯四夷兵不利,行不端,心不正,有耶欲,不受命。有奸人在主庭。四夷难信。(本卷)

月入太微中,若流星纵横经行太微中者,主弱臣强,诸侯四夷兵不利,行不端,心不正;心不正,有邪欲不受命。有奸在主庭。四夷难信。(传世本《乙巳占》)

同的来源,<sup>②</sup>略显保守。

写本中的月食二十八宿占残文,占测月食二十八宿的吉凶,其文字与传世本《乙巳占》卷二《月食五星及列宿中外官占第十四》基本一致,但序号为十八,篇目进行了合并。占卜文书,卜辞常难理解,对勘中亚残本颇能帮助修订和理解传世本。如《乙巳占》传世本录文为“月在觜参蚀,旱,贵臣诛;月在觜参蚀,主兵之臣当黜”,文字重复并且不合逻辑。写本行文更佳,为“月在觜而食,主兵之臣当黜”,可修正传世本。《乙巳占》中亚残本 P.2536V 相关内容列举如下:<sup>①</sup>

月在箕牛<sup>②</sup>食,其国叛兵乱。月在南斗而食,天子恶之,必有煞藏,诸侯反之,营行涇<sup>③</sup>自露而败。月在牵牛食,牛疫,贵人多死,三忧,忧麦不收。月在女而食,女主有忧也。月在虚而食,邦有崩丧,天下改服。月在危食,不有崩丧,有大臣女主薨,天下改服,刀剑之官<sup>④</sup>忧,衣履金玉之人有点<sup>⑤</sup>。月在室蚀,为众\*乏粮食。月在辟<sup>⑥</sup>而食,阴道败伤不能生,有黜之罪,大臣大迁,文章士有亲。月至奎食,有大臣忧刑。月在娄食,后妃送<sup>⑦</sup>。月在胃食,王者食大绝,或曰大将亡,军无,委输之臣有罪,后忧。月在昴而食,大臣诛,贵女失势。月在毕而食,有边兵使三,若边臣诛。月在觜而食,主兵之臣当黜<sup>⑧</sup>。月在井食,鬼水官五祀之官为忧,大臣诛,皇后不[安,谷不登]。月在鬼而食,贵臣若九忧,天下不安。月在柳而食,大臣忧黜。月在七星而食,正阳亏太阴,皇后贵诛,国大饥。月在张而食,大臣失势,忧黜。月在翼而食,忠臣见谗言,清正者亡。月在轸蚀,贵臣亡,后不安也。

### 月食在中外官占第十八

月在远星中食者,后妃妇侄,流[星]纵横经行太微中者,主弱臣强,诸侯四夷兵不利,行不端,心不正,有邪欲,不受命,有奸人在主庭,四夷难信。月数入太微,有丧。案:《宋志》晋穆帝升平五年五月壬寅,月犯太微,是月穆帝崩。安帝义熙十四年五月庚子,又犯太微,九月丁巳又犯太微。是年十二月,安帝崩。月出东掖门,为将受命东南出,事德者出西掖门,为将受令西南出,刑事。月犯鬼质,邦忧,大臣诛。魏嘉平二年十月,月犯鬼。三年五月,王陵楚,王彪等诛。凡日干钺乘钺,斧钺用,月乘屠乱在内。

<sup>①</sup> 邓文宽、刘乐贤:《敦煌天文学气象占写本概述》,《邓文宽敦煌天文历法考察》,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9页。该文乃邓文宽与刘乐贤合作的成果,法文版原载 Marc Kalinowski, éd., *Divination et société dans la Chine médiévale: Étude des manuscrits de Dunhuang de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et de la British Library*, 1999, pp.34-79.中文版原载《敦煌吐鲁番研究》第9卷,中华书局,2006年,第409—424页。感谢李约瑟研究所吴蕙仪博士帮忙找到马克的著作。

<sup>②</sup> 录文乃周利群结合传世本《乙巳占》释读 P.2536V 所得,黄正建、邓文宽文章中没有写本全文,若有讹误,当是个人学力有限所致。

<sup>③</sup> 写本上看上去是“牛”,但似乎不符合上下文逻辑。

<sup>④</sup> 不明。

<sup>⑤</sup> 官,写本上似写作“富”,不太通顺。

<sup>⑥</sup> 点,疑为黜之讹。

<sup>⑦</sup> 辟,疑为壁之讹。

<sup>⑧</sup> 送,疑为逆之讹。

<sup>⑨</sup> 《乙巳占》传世本录文为“月在觜参蚀,旱,贵臣诛;月在觜参蚀,主兵之臣当黜”,文字重复并且不合逻辑。写本行文更佳,“月在觜而食,主兵之臣当黜”可斧正传世本。

檀道鸾《晋阳秋》云：孝武帝宁康元年正月丁未，月掩昴，七月己亥大司马桓温薨。安帝义熙五年二月甲子，月犯昴，九月又犯昴，闰月丁酉又犯之，是年宋高祖讨鲜卑。十月翌主为其子所杀，六年鲜卑灭胡也。月行犯昴，北有赤白云缘月，兵入匈奴又得地。赤白云不缘月，兵入不得地。月乘昴，天下法峻，水满野，谷不收，月行触诸侯，黜户臣有事。<sup>②9</sup>

同光二年<sup>③0</sup>甲申岁

#### 四、《大方等大集经》梵文本

萨尔吉博士论文中整理了《大方等大集经》中星宿占卜的梵文残本。他介绍道，新疆地区发现了《大集经·日藏分》的写本，只有一页残片，写本为纸质，每页9行，字体为正体笈多，内容是有关天文历算的。《大集经·日藏分》的《星宿品》中有近似的段落，但与写本并不完全对应。该写本现藏于伦敦大英图书馆的印度事务部档案(India Office Records)，属于霍恩勒收集品，编号：No. 143a, SB. 2。霍恩勒和其他学者对写本进行了研究，连同其他写本一起发表在其主编的《新疆出土佛教文献丛残》第一卷中，由牛津大学出版社1916年出版。<sup>③1</sup>霍恩勒出版此书时，还不能比定残片的内容，将其列为“没有比定的残片”，书后还附有写本的照片，但比例已经缩小，而且只有背面。日本学者后来比定出该残片属于《大集经·日藏分》。同书还出版了《大集经·月藏分》的梵文写本，仅存完整的一页，纸质，每页9行，字体为正体笈多，<sup>③2</sup>书后的照片同样只有背面。其内容对应于《大集经·月藏分》中《诸阿修罗诣佛所品第三》。将萨尔吉对于日藏分的整理录于下方：

##### 《大集经·日藏分》<sup>③3</sup>

《大集经·日藏分》的梵文残片下列出相应的藏译及汉译，分别用梵文、藏译、汉译标出。

H. p.121-125, Sgbbh. tib. fol. 205a3-206a2, Sgbbh.chi. T.13.p280a11-282b12:  
梵文(Hoernle 残片编号: No. 143a, SB. 2, 仅有正面提供了照片, 因此正面根据照片, 背面根据校勘本):

正面

1 pūrvva-bhadravati || ṛṣi-brrate gandharvva-devati a śvini trr ī śi muhurta-  
caritrrautāśis tvam 5 matsa-kumām + ///

2 ra(kṣ) itva prrāṇavati śukhaśālisatām yo tu dba caramāṇa jāyaṃti prraja 6

<sup>②9</sup> 此段来自“月干犯列宿占第九”昴宿一条，与传世本略异：“月乘天尸，乱臣在内。晋义兴五年二月甲子，月犯昴。九月壬寅，鲜卑灭。月行犯昴，北有赤白云缘月，兵入匈奴，有得地。月乘昴，天下法峻，水满野，谷不收。月行触昴，匈奴受兵。月犯昴，诸侯黜，门房中有事。月入昴，赦。”

<sup>③0</sup> 季，年的异体字。

<sup>③1</sup> A. F. Rudolf Hoernle, *Manuscript Remains of Buddhist Literature found in Eastern Turkestan*, Oxford, 1916, reprint Amsterdam, 1970, pp.121-125, Plate XX, No.3, Obverse.

<sup>③2</sup> 同上, pp.103-108, Plate XX, No.1, Obverse.

<sup>③3</sup> 录文出自萨尔吉《〈大方等大集经〉之研究》，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辛嶋静志教授的婆罗谜研修班(Brahmi Club)已经重新释读了该写本，有些许修正，鉴于尚未正式出版，暂不引用。

auṣata-yoga-vi + + ///

3 la tasya garbhādhānam iha prracura citrra mṛgaśiri śrravaṇam 7 nidhanam  
punarvvasi svāta śata(bh)i(śā) ///

4 vivāti-kalaha kṣūrāś ca karmasa ○ ta varjayatām 8 vipakara kirttiya phalguṇi ā  
(śāda) + ///

5 《a》[ṇya]kṣṇa-karmāṇi maga kṛtvā dṛḍham ○ sampa[n]kara pūrvva-phalguṇi  
iha pūrvva-ā śāda-bha(drravati) ///

6 yu guhya-marga-vrrajana sādhana ○ ardra-dhaniṣṭha-yota 90 kurya atrra  
sarvva-rudrra-karmā(ṇi) + + ///

7 atrra dṛḍha-parama-mitrā aśleṣa jiṣṭha cām 91 uttara-bhadrra(vat)i tṛtiyeha  
bhava kurya so(bh) + ///

8 tva-hiti yatha-karmam jñātva vivitāś ca vidu 92 yama-devati puna caturdiśa  
vrraje yatha pūrvva-kṛ(yai) ///

9 hitena kṛyayam yathā nirdiśa pūrvva sura-manuja-ṛṣayām trriṃśi rātrrau māsa  
pūrṇa sama di(vasa) ///

背面

1 cchāya parivartati ca iha aśvini rātrri nayati anurādha sūryam a(grra) tu  
dakṣiṇa-di śa ā + ///

2 trra sura-riṣi protsāhita tvam ca eta māsa kṣitrra rakṣa nṛṇa bhūjaga yakṣa  
94 bhṛṣcika dīt + + ṛ ///

3 gi sthāpita haurattaya samanugrraha-cāri de śi de śi sthāpita karmi sama-  
viṣamānukuli + + ///

4 nukūla 95 || atha kharuṣṭam riṣi sarvva prraṃjali-kṛ tva parṣa vijñāpayati  
āha + + + ///

5 trra-hora-rāśi-sthāna-krrama-parivarta-cāri-dṛṣṭa-śrruta-vijñāta evam ca etarhi  
(na) + + + ///

6 pti nakṣatrra-grraha cārituṣṭi anumodata utāho naiti atha tāvam caiva  
sarvva + + + ///

7 jalī-prraṇamya evam āhus tvam bho sarvva-deva-guru sa-surāsure jagati śrriṣṭo  
asadṛṣa-vi(dbān) + ///

8 tva-hitairṣi sarvva-śṛya sampanno sarvva-guṇa-pāraga sarvva-tṛ-adhva samata  
yukto 'si na ca ka(ścit) ///

9 jñāna eva-rūpa rātrri-divasa-kṣṇa-nakṣatrra- grraha-māsārddhamasa  
prrajñāpayitu yathā-s tvam + ///

注：此残片对应于《大集经·日藏分》中的“星宿品”，该品首先讲了驴唇仙人的由来，然后借其之口叙述了二十八宿，较之汉译，藏译缺二十八宿的星形、日夜行时及所

用祭品。接下来讲到各个星宿的吉凶,藏、汉译的出入比较大。上述残片正属于这一部分。接下来讲十二个月每天所属的星宿,从九月开始讲,藏、汉译很对应,唯一不同的是藏译没有十二月,汉译缺八月(可能是梵本有脱落,藏、汉译总的都只有十一个月。藏译的第一月等于汉译的十二月,相应地,藏译的第八月等于汉译的第七月)。据梵文残片,汉译将后面的段落窜入了前面,具体为从“是白月内,次十五日,昴又用事”(T.13, p280b4)至“秤量之神主当其月”(T.13, p282a12)的一大段话似应接于“安隐众生”之后(T.13, p282b10)。此外藏译用的是偈颂体。

汉译(Sgbbh.chi. T.13.p.280a11 - b4, 282a13 - b10):

娄宿十三日用事,其日得病,麦粥祭神,二十五日然后除愈。其日生者为性躁疾,常护众生不害物命,若至关津须自防慎,当作医师,善解方药,能疗众病,亦复善能歌舞之事。心宿之日有入胎者,无有障碍。

角宿、觜宿、女宿、虚宿、井宿、亢宿、危宿,此七宿日若作事者,平无善恶。此星宿日,唯莫卖买,不宜行来及以剃头,亦不得至相斗处所。

昴宿、斗宿、张宿,此三宿日宜报怨仇,斗争得胜,宜作轻利濡事得成。七星宿日作事牢固,亦有利益。

张宿、箕宿、胃宿。此三宿日欲远行安隐。辟、轸、毕宿,此三宿日作事利益,亦宜密语。参宿、虚宿、亢宿之日宜作恶事。

鬼宿、尾宿、室宿等日,宜可要结诸小知事。

柳宿、房宿、辟宿等日,宜可要结诸大知事,为得众人爱护于己,宜造床舆及买牛马。

胃宿十四日用事。人生吉凶造作善恶疾病等事如上说了。

月行虚空,周匝宿讫,还更起昴,是故言日虚空月满,三十昼夜亦名月满。八月满者起胃终昴,其月如是,夜十五时昼十五时,日午之影长六脚迹,娄宿夜行房在日前,荧惑日子是时随日,是八月时蝎神主当,昴宿为业前已说竟。

尔时佉卢虱咤告天众言:“是诸月等各有所主当。汝可救济四种众生。何者为四?救地上人诸龙夜叉乃至蝎等,如斯之类皆悉救之。我以安乐诸众生故,布置星宿各有分部,乃至摸呼罗时等亦皆具说。随其国土方面之处,所作事业随顺增长。”佉卢虱咤于大众前合掌说言:“如是安置日月年时大小星宿。何者名为有六时也?正月二月名暄暖时,三月四月名种作时,五月六月求降雨时,七月八月物欲熟时,九月十月寒冻之时,十有一月合十二月大雪之时,是十二月分为六时。又大星宿其数有八,所谓岁星、荧惑、镇星、太白、辰星(星)、日、月、罗喉星。又小星宿有二十八,所谓从昴至胃诸宿是也。我作如是次第安置说其法已,汝等皆须亦见亦闻。一切大众于意云何?我所置法其事是不?二十八宿及八大星,所行诸业汝喜乐不?为是为非宜各宣说。”尔时一切天人仙人阿修罗龙及紧那罗等,皆悉合掌咸作是言:“如今大仙,于天人间最为尊重,乃至诸龙及阿修罗无能胜者,智慧慈悲最为第一,于无量劫不忘,怜愍一切众生故获福报,誓愿满已功德如海,能知过去现在当来一切诸事,天人之间无有如是智慧之者。如是法用,日



夜刹那及迦罗时,大小星宿,月半月满年满法用,更无众生能作是法,皆悉随喜安乐我等,善哉大德!安隐众生。”

## 五、《大方等大集经》汉译本星宿占卜

P.4058CV,前端已残,后有另一人抄写的“十二相属法”,所存内容属《大方等大集经》。译本今存于《大正藏》13卷137—143页,译者是昙无讖。写本所存内容,是该经的《宝幢分第九三昧神足品第四》。写卷字体颇具隶意,个别文字的写法具有明显的北朝特征,如“敝”字即写作北朝俗字形状。因此,其抄写年代可定于北朝。该写本尚未抄完,隔两行接书一日至三十日所配二十八宿名称,其中一日与二十九日配“室”,二日与三十日配“壁”。在写经正文各宿右侧,又批注了相应的日期,其内容是讲属于各宿的人的性情禀赋。写本文字与传世本略异。<sup>③④</sup> 录文如下:<sup>③⑤</sup>

……田业舍宅,膝有黑子,过廿二得大富贵,不慳乐施。瞿昙!属胃星者有如是相。

属昴星<sup>③⑥</sup>(六日)者乐于正法,辩口利辞,聪明富贵,多有名称,护持禁戒。人所敬信,死已生天,膝有青子,寿五十年。瞿昙!属昴星者有如是相。

属毕星(七日)者人所信<sup>③⑦</sup>伏,恶性喜斗,于己姊妹生于贪心,富贵多怨,常患胸痛,不宜钱财,左右<sup>③⑧</sup>黑子,寿七十年。瞿昙!属毕星者有如是相。

属觜星(八)者富贵乐施,惭愧无贪,无有病苦,众生乐见,死已生天,衰在七十,寿满八十。瞿昙!属觜星者有如是相。

属参星(九)者受性弊恶,多造恶业,作守狱卒,贪欲偏多,聪明贫苦,寿六十五,多有黑子。

瞿昙!属西方星<sup>③⑨</sup>有如是相。

属斗<sup>④⑩</sup>星(廿四日)者受性愚痴,贪[不知]足<sup>④⑪</sup>,贫穷恶性,寿命短促,当病食死,黑色羸瘦。瞿昙!属斗星者有如是相。

属牛星(廿五日)者性痴贫穷,乐为偷窃,心多嫉妒,寿七十年,无有妻子。瞿昙!属牛星者有如是相。

属女星(廿六日)者持戒乐施,其人足下,多有黑子,增长眷属,寿八十年。有大

<sup>③④</sup> 邓文宽、刘乐贤:《敦煌天文气象占写本概述》,收于《邓文宽敦煌天文历法考察》,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7页。其他转载信息如前。

<sup>③⑤</sup> 法国国家图书馆伯希和汉文藏品,敦煌莫高窟,P.4058CV,周利群自行释读。参考传世本,北凉天竺三藏昙无讖译《大方等大集经》卷第二十“宝幢分第九三昧神足品第四”,第13册第139页中栏24—第140页上栏13。

<sup>③⑥</sup> 星,【宋】元【明】宫读作“生”,可能是理解上的错误。

<sup>③⑦</sup> 前有一字划去,估计是抄写错误。

<sup>③⑧</sup> 右,传世本读作有。

<sup>③⑨</sup> 西方星,应为总结前面“觜参”等七个星宿。

<sup>④⑩</sup> 写法有异。

<sup>④⑪</sup> 传世本无“足”字。

名声,无有病痛,宜<sup>④②</sup>于父母及以兄弟。瞿昙!属女星者有如是相。

属虚星(廿七日)者福德富贵,眷属爱乐,慳吝不施,寿六十五,其人足下当有黑子。瞿昙!属虚星者有如是相。

属危星(廿八日)者身无病苦,聪明持戒,通达世事,富贵多财,寿八十年,宜诸眷属。瞿昙!属危星者有如是相。

属室星(廿九日)者受性弊恶,多犯禁戒,为至<sup>④③</sup>富贵,寿命百年,死堕恶道,不宜父母及以兄弟。瞿昙!属室生者有如是相。

属辟星(三十日)者雄猛多力,尊荣富贵,有大名声<sup>④④</sup>,[眷属]增长,不宜父母,寿命千年,名闻无量,乐法出家,敬受法者,聪明多智,善解世事。

瞿昙!属北方星有如是相。若有通达如是相者,到于彼岸得大智慧。”

佛言:“众生闇行,着于颠倒烦恼系缚,随逐如是星宿书籍。仙人!星宿虽好,亦复生于牛马狗猪。亦有同属一星生者,而有贫贱富贵参差。是故我知是不定法。仙人!汝虽得禅得,[我是]一切大智之人。何故不问解脱因缘乃问是事?”

光味又言:“汝今现身如世无异,而尊其事与仙无别,我今真实不知汝是天耶?仙耶?龙耶?鬼耶?声如梵音、色如古仙,我从昔来未曾见闻如是色相如是事业,是故今问:汝为是谁?系属于谁?姓是<sup>④⑤</sup>何等?宣说何法事<sup>④⑥</sup>?唯愿广说,我当听受。”

尔时,世尊即说偈言……

此《大集经》写本提到二十八宿占卜,乃是注明各宿日生人的性情禀赋,也是宿日占卜中个人占卜的重要内容。

## 六、《复原吐鲁番出土二十七宿经》

《复原吐鲁番出土二十八(七)宿经》,这是结合日本藏大谷文书《高昌残影录》第三十三《历学书》甲、乙两片,与德国柏林科学院所藏的 Ch.1830r.v.缀合而成的一件文献。

二十七<sup>④⑦</sup>宿占星(录文):<sup>④⑧</sup>

### 第一面 乙表+Ch.1830r.

(若昴宿日,日月蚀)

若毕宿日,日月蚀,则至那国人多遭疫病及诸热病。若地动,妇人灾厄,人多嗽

④② 宜,宜的异体字。下同。

④③ 至,传世本读作“人”。

④④ 声,传世本读作“称”。

④⑤ 是,传世本读作“氏”。

④⑥ 法事,传世本读作“法”。

④⑦ 二十七宿与二十八宿并存于早期入华的宿占文献中,根据录文内容,特修改原录文标题中的“二十八(七)宿占星书”,为“二十七宿日月蚀、地震星占书”。

④⑧ 原录入在星名、句读上有多处不当,特此进行相应修订,并以中文简体登出。

病。●若觜<sup>④</sup>宿日,日月蚀,君王有厄。若地动,则诸王子及居山人、老瘦之类,有灾异。宜禳祸,法一同昴宿。●若参宿日,日月蚀,则人人皆有厄。唯才有地

## 第二面 甲里+Ch.1830r.

动者,草木萎死,苗嫩毁落。行人、小王、盗贼等死。●若井宿日,日月蚀,则人多疮病。沙门、梵志等共有厄。宜祭日天,以炒稻花,散向于南方,灾厄自除。若有地动,则多饶水虫。然其国王及臣佐,并重任,皆有违难,奔投他国。诸牧马人、诸高濂人、诸畜类,皆有厄。●若柳宿日,日月蚀,则织绌绢蚀,皆有违厄。若有地动,国土灾厄。若从西地动,则龙蛇狼蝎,乃是有毒长虫,皆有饿死。●若星宿日,日月蚀,东方南方诸君王皆厄。若地动,诸梵志及诸骁勇腾掷戏人,皆□□□。●若张宿日,日月蚀,则南方国王,当有违厄。

## 第三面 甲表+Ch.1830v.

□□□国王皆有厄。水居禽鸟皆此厄。其岁之□人多怨怼,及有疫病,应更地动,动从北方来。●若翼宿日,日月蚀,东方国主及其臣佐有厄,若地动此厄同前。●若轸宿日,日月蚀,诸妇人及工巧人皆有厄。人宜铁屎,里以赤缯束之,以黄带系左臂上,诸厄消灭。若地动,其岁之中,国无灾厄,诸物成熟。然诸和口妇人有违厄。●若角宿日,日月蚀,岁之中国事清吉。若地动,诸国王工巧师厄。●若亢宿日,日月蚀,其年清泰。若地动,则诸驴马野兽等,皆有灾厄。又其岁中,近有疫病。此宿生者,皆有灾厄。唯地动,诸有盗贼、乐人、屠者、

## 第四面 丙表

客、象马、依山住人,皆当衰减。

(若氐宿日,日月蚀……若地动……若房宿日,日月蚀……若地动……若心宿日,日月蚀……若地动……)

若尾宿日,日月蚀……若地动……若箕宿日,日月蚀……若地动……若斗宿日,日月蚀……若地动……

若女<sup>⑤</sup>宿日,日月蚀……若地动……若虚宿日,日月蚀……若地动……若危宿日,日月蚀……若地动……若室宿日,日月蚀……若地动……)

## 第六面 乙里+Ch.1830v.

困人。贵士及诸大夫皆有灾厄。●若壁宿日,日月蚀,大国王当有厄。宜祭于肉禳解之吉。若地动,牧马人及诸天竺国,皆悉有厄。诸厄人宜取金鱼,烧焙其头,吉。●若奎宿日,日月蚀,有牛疫。宜取特牛角祀,烧熏香木,<sup>⑥</sup>疫止矣。若地动,其岁无事,然诸人皆有灾。

(若娄宿日,日月蚀……若地动……若胃宿日,日月蚀……若地动……)

此写本内容是宿日的日月蚀和地动的占卜,说明人们对于日月蚀和地震的担忧。此

④ 觜宿,录入者误作嘴宿。

⑤ 录入者在女宿前构拟了牛宿,按照二十七宿的排列,可以去掉。

⑥ 录入者断句为,宜取特牛角,祀烧熏香木。

主题已存在于前文提到的《虎耳譬喻经》。横向对比,发现占辞非常相近,只不过这个写本把日月蚀、地震等卜辞整合到了一个主题中。“至那国”、“天竺国”、“沙门梵志”、“国王工巧师”等术语具有鲜明的印度特色。猜测此单独的占卜文献《复原吐鲁番出土二十七宿经》汉文本,应该是受到了《虎耳譬喻经》、《大方等大集经》等梵汉文本的影响。

## 七、分析与结论

《虎耳譬喻经》梵汉本、《大方等大集经》梵汉本、《乙巳占》月食二十八宿占残文、《复原吐鲁番出土二十七宿经》六种文献,皆为新疆、敦煌等传统西域地区出土文献,现保存于英、俄、日、德等国。研究过程中发现,出土文献的整理和连缀,具有重要的意义。如《虎耳譬喻经》牛津大学包德雷恩图书馆的藏品与圣彼得堡的藏品,有可能原本是一件,连缀起来有助于文本的理解。《虎耳譬喻经》和《大方等大集经》中亚梵文残本与汉译本的对比研究,也有助于人们理解印度宿占从中亚传到汉地的完整路径。《复原吐鲁番出土二十七宿经》是由藏于德国和日本的两经缀合起来的,为占卜的研究提供了丰富而又崭新的材料。《复原吐鲁番出土二十七宿经》是佛经之外类似的宿占文献,属于本土创作,说明了宿占体系在中亚地区的流行。《乙巳占》月食二十八宿占残文在中亚地区的出土,说明了印度宿占系统通过西域传播到中国之后对于西域的回传。

在上述佛教占卜文献卜辞中,譬如“于斗宿所生者,祭祀之主,善家子”,“若毕宿日,日月蚀,则至那国人多遭疫疠及诸热病”之类,提及的斗宿、毕宿乃是以星宿名指相应的日期,属于与曜值相应的一种用星宿来纪日的方式。在印度历传统中,月份的名称与望日月亮所在的星宿有关,以望日所在宿为中心点,依照二十七宿的顺序排列月份中的每一天的星宿,称为宿值。宿值纪日在佛经宿占文献,《虎耳譬喻经》及其汉译《摩登伽经》、《舍头谏太子二十八宿经》、《大方等大集经》梵本及汉译,以及受到佛经宿占文献影响的《复原吐鲁番出土二十七宿经》等文献中都有同样的应用。探讨天命、预言军国大事的星占书是古代中国皇家的禁脔,而唐宋间针对凡人小事的具注历,以及发展到后来的通书,则得以广泛流传。佛经中印度的星占术,既包含了世事星占,也包含了个人星占。<sup>⑤</sup> 笔者推测西域地区流行的宿占文书当以民用为主。

法国学者马克遍考中国古书,将中国古代文献所见二十八宿纪日法归纳为三个系统:一是南宋以来官方历书中的二十八宿纪日法,系将二十八宿与六十甲子相配,其具体做法如《星历考原》卷五记载;二是佛经所载印度、波斯占星术的二十八宿(或二十七宿)纪日法,规定十二个月的望宿(第十五日的星宿)为正月翼、二月角、三月氐、四月心、五月箕、六月女、七月室、八月娄、九月昴、十月觜、十一月鬼、十二月星,据此与每月各日相配;三是

<sup>⑤</sup> 湖北睡虎地秦简《日书》与甘肃放马滩秦简《日书》中,也体现出以星宿值日的占卜方式。以刘乐贤为首的学者不认可《日书》星宿占文是星占术的占文。他以搜集整理古代占辞的《开元占经》卷六十至卷六十三所载的二十八宿占为例,认为只有满足两个特点才是星占:其一,占测的依据是星宿的形态变化以及星宿在运动过程中发生的各种现象;其二,占测的事情总是与国家或兵事有关。而《日书》的星宿占文,以睡虎地秦简甲种“星篇”所载二十八宿占(第六八简正至九五简正)为例,有两个特点:占测的依据只是星宿的名字;占测的事情都与日常生活相关。此种分类方式为江晓原等天文学史研究者反对。

《日书》、六壬术及其他早期文献所载二十八宿纪日法,它规定十二个月的朔宿(第一日的星宿)为正月室、二月奎、三月胃、四月毕、五月井、六月柳、七月张、八月角、九月氐、十月心、十一月斗、十二月须女,据此将星宿与每月各日相配。<sup>⑤</sup> 根据马克的研究,佛经中记载的印度宿值不仅在汉地纪日法中据有一席之地,在印度与中亚也有长期的影响。

关于中亚宿占文献的影响,在《虎耳譬喻经》与《大方等大集经》中分别有具体表现。麦文彪认为,《摩登伽经》与《虎耳譬喻经》梵文精校本有七处不同。(1) 尾宿具有蝎子的形状,是天蝎座。(2) 关于七曜还是九曜的两个系统,日、月、火、木、土、金、水星之外加上罗睺和计都。(3) 日影测量体现的是北纬 43 度的观测结果。(4) 与十九年七闰的默冬章并行的一个五年两闰的系统。(5) 太阳的全年运动。(6) 另一套与希腊罗马行星周一一致的行星值日顺序,即太阳、月亮、火星、水星、木星、金星、土星。(7) 七大行星的恒星周期。<sup>⑥</sup> 上述几点中,日影测量体现北纬 43 度的观测结果,是中亚地区对于宿占文献的主要影响。

除此之外,笔者研究发现,《虎耳譬喻经》文献的中亚本与传世梵汉本对照中,也能发现梵文精校本修订者对于天文知识的理解误差,如(春/夏/冬)第八日,日在毕宿的记载、逐月的牟呼栗多日夜比例的变化;亦能发现《舍头谏经》汉译中的中亚痕迹,比如醍醐天与蛇神,名称宿、百毒宿等误译。<sup>⑦</sup>

麦文彪指出,在《大方等大集经》中,中亚的影响更加明显。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印度城市瓦拉纳西与中原王朝之间的五十多个国家,是沙漠丝路沿线的国家和地区。《大集经》汉译本中的宿占材料,在如今的梵文版本中无法找到,如十二星座的记载、以胃宿而非昴宿作为起始,等等。<sup>⑧</sup> 《大集经》梵汉文本中的宿占内容,有中亚和汉地编译者结合本地天文地理知识而进行的改动,正说明了该经编纂过程的多元性。

本文将西域出土的星宿占卜文献整理起来,进行定性定量的分析。上述星占文献反映了古代民间使用的宿值纪日方式。同时,通过与梵文残片对比,上述汉译佛经中知识技术和翻译词汇的选择,说明了汉译佛经占卜文献受到了西域和汉地的影响。这些证据生动描绘了宿占知识从印度传播到汉地再回传到西域的路上,在中亚和汉地所发生的一些因地制宜的改变。

⑤ 刘乐贤:《简帛数学文献探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58页。

⑥ Bill M. Mak, The Transmission of Buddhist Astral Science from India to East Asia: The Central Asian Connection, *Historia Scientiarum*, 24-2, 2015.

⑦ 周利群:《圣彼得堡所藏梵文写本释读新进展》,《文献》2017年第2期。

⑧ Bill M. Mak, The Transmission of Buddhist Astral Science from India to East Asia: The Central Asian Connection, *Historia Scientiarum*, 24-2, 2015.